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主义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8-29

[作者] 金元浦

[单位]

[摘要] 一我不赞成“失语说”、“无创造说”。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删汰、改造、融合，我国当代批评已经形成了十余种具有相当影响的话语：1.传统的意识形态—政治批评；2.社会—历史—审美批评；3.心理—精神分析批评；4.人类学—原型—神话批评；5.审美—形式主义批评；6.结构—叙事学批评；7.解释—接受反应批评；8.后现代后殖民批评；9.女性主义批评；10.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等众多的批评话语。

[关键词] 文化研究网;当代文学批评;多元批评;文学多样性

一我不赞成“失语说”、“无创造说”。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删汰、改造、融合，我国当代批评已经形成了十余种具有相当影响的话语：1.传统的意识形态—政治批评；2.社会—历史—审美批评；3.心理—精神分析批评；4.人类学—原型—神话批评；5.审美—形式主义批评；6.结构—叙事学批评；7.解释—接受反应批评；8.后现代后殖民批评；9.女性主义批评；10.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等众多的批评话语。另外还有传统的印象主义批评以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批评等等。这些批评话语既有各自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方法论要求和逻辑演程序，而且还在其运用于中国批评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典范例，并在理论与经典范例的传播实践中赢得了日益广泛的批评共同体。这些批评话语构成了多话语共生的当代批评的现实格局。二多元批评是由文化和文学本身存在的多样性与文学的全息性生成的。人类的文化由于种族、地域、社会生活、语言、历史的不同，产生了多样化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语言交往规范、日常惯习和文化适用域。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多元化是世界文化的本然状态。文学的多样性是说文学本体自身是多向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交叉的、有机融合的，它原本无所谓形式内容。形式与内容的划分起因于人认识与把握对象的需要，它是一种主体的假设，一种筹划或投射，一种框架的设定或到达对象的途径、角度的选择。实际上，它的每一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形式内容的直接同一性。内容与形式是相对的，其确定不仅相对于二者自身，而且还相对于所处层级、相位，相对于何者，居于什么语境，处在什么历时时段。居于不同层级中的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文学要素中的每一要素都既可能是形式，又可能是内容。文学的全息性是说，文学中全息地包含有所有人类生活中的全部要素，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属人历史的全部成果，实际上，只要人类有过，曾经有过以及现在拥有的，从最形而下到最形而上，从“下半身”到“上半身”，从日常生活到终极关怀，都会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这就如同人的十月怀胎浓缩地经历和呈现了生物界从单细胞到高级灵长类的全部进化过程，儿童从出生到成人凝缩地再经历人类文明特别是大脑进化的过程一样。但是这种全息性又不是全部社会生活要素的并置或平行呈现，那样就取消了文学，也取消了文学研究（文艺学），取消了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独异性与特殊性。于是，全息性与主导，背景与突前，视野与主题构成了主导要素与其他要素间的基本关系。主导、突前、和主题，确定了此一事物区别于它一事物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在历史中作历时状流动演化和变动的。突前构素的凸现和各层次间构素的升沉、移位与交换，构成了此一时代、此一民族、此一地域、此一语境下文学的主导品质。而各构素与突前构素间的关系是在历史中运动的：一种要素上升并凸前，成为主导的要素，曾经作为主导的要素则可能退居幕后，处于“二线”了，文学的变革、转换或转型就发生了。据此可见，当线形的历史观被立体的历史观所代替，文学的独断论绝对论被多元范式和话语丛集所代替，多元批评便成为一种当下的现实。多元批评是历史地形成的，是随着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深化，本体研究的细化，社会、历史的发展，政治和文化的变异，甚至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变革而显现、生成和构建的。多元批评是文学批评的本然状态。它既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批评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它既源于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域的多样性，又源于个体主体文学范式选择的多样性。这种批评的多样性正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合理形态，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一概统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批评模式中去。因此，我以为，原先统贯为一的文学概论教学应当有重大的改革。多话语共生的批评构架可以

也应该进入批评教学。多年来呼吁的理论的批评化应当具备实践性品格。批评实践的教学（教学生自由选择多种不同话语对作品进行批评）应当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教学的新的方式。三我也不赞成“自说自话”。因为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多元批评和多样性话语初期提出的“读不懂”现象与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已随着理论发展的深化，早已走向全面对话、沟通与交流，于是对话成为“主义”，而对话主义则历史性地隆重出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寻求一种中国独具或中国自创的理论，并向外输出，起码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其实，那个被我们称为“西方”的理论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其中，各种理论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理论共同体和不同的批评个体。它们的出场往往是应时应需而出的。如果没有，时代就会推举或造就一个。比如，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就是西方学术“企业”造就的。巴赫金从来就没有把它的理论自称为对话主义。因此，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场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所以，文学的“间”性，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学交流中的理论共同体批评共同体及阅读共同体间性（群体间性），后殖民时代的文学的民族间性，就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东西。不同于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融合”为一，找出统贯一切的本质，构造涵盖一切的宏大体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构主义的完全消解、拆除，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客观性）。间性秉持一种建构的姿态。我们的理论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大量追逐西方理论时髦，新鲜概念术语满天飞的现象。其实，术语的借鉴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从逻辑、历史和现实出发找到了我们发展的真问题，找到了问题，术语是第二层的问题，它可以选择（从中外古今）、借鉴（国外）、翻新（过去）、创造（命名），可以根据需要来“制造”。至于术语概念到底来自哪里，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话语”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当我们在用汉语说这种话语（概念）并成为一种中国的批评话语（概念）时，只要它赢得了共同体的认可，它就已经经过了主体（前理解结构）的选择与淘汰，经过了当下场域与文本语境的过滤，经过了对需要的反对与认同的化合过程，就已经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话语了。被我们笼统地称为“西方”理论家的雅各布森、托多洛夫、巴赫金、马尔库塞、保罗·德·曼……等等，无不如此。中文的“解构”、“交往”、“主体间性”对于西文来说没有意义。当然，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西方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西方也构成了我们最主要的理论参照系。但是，我们仍然主张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在对话交往的基础上寻找和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文化理化。重建的前提是沟通，重建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重建是在历史中承继和在历史中衍化的。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